

布宁《米佳的爱情》庄园文学书写

尹冰璇

哈尔滨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黑龙江哈尔滨 150001

摘要: 俄罗斯庄园作为俄罗斯传统文化中一道亮丽的景观,是俄罗斯不少文学家所描写的对象。侨民作家布宁的创作主题无不贯穿着庄园色彩。阅读布宁的作品,可以体会到孕育作家的民族土壤和人文生态环境、也可以读出作者对恬静乡村的赞美和依恋。本文在细读文本《米佳的爱情》的基础上,运用文化阐释法从庄园的物质层面入手解读其精神内涵,具有现世的教育意义。

关键词: 布宁; 庄园文学; 爱情

引言:

我国学者刘淑梅在论著《贵族的文明,俄罗斯的象征——布宁创作中的庄园主题研究》中指出:“布宁是俄罗斯庄园文学的集大成者”(刘淑梅2014:32)^①。庄园之于布宁,就如都柏林之于乔伊斯,樱桃园之于契诃夫,孕育着作家丰富的情感。布宁家族中的祖祖辈辈都是俄罗斯中部拥有领地的地主,不过到其父辈时,已经沦落成破败的贵族之家。布宁的父亲是个酒鬼和赌徒,天性放荡、荒淫无度,使得布宁的家境濒临破败的边缘。后来全家不得不从沃罗涅日搬到居住在奥尔洛夫乡下的祖父的田庄,后又寄居在祖母的庄园。青少年时期的布宁常与庄园的庄户人、农奴打交道,和他们的孩子一起放牧与玩耍。布宁于俄国革命时被迫侨居欧洲,而后又因二战侨居美国。身为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布宁虽然背井离乡,但内心仍然保留有一份净土,坚守着俄罗斯民族之根。布宁笔下的《安东诺夫卡苹果》《苏霍多尔》《米佳的爱情》等作品都对“庄园”这一意象作了细致入微的描写。“庄园”代表着布宁童年的美好,代表着故乡和落败的贵族生活,更象征着俄罗斯民族的灵魂。《米佳的爱情》以米佳的饮弹身亡为结束,描写米佳坎坷的爱情经历。作品中作家花了大量的篇幅描写乡下庄园的景色,小说《米佳的爱情》中的庄园有广义的象征含义:不仅仅是一个具体的空间场所,还是主人公性格特征的外化,是异化的爱情,是已逝俄罗斯民族精神的缩影。

一、幽暗寂寥的乡村住所

米佳的庄园位于奥廖尔省的一个小村庄。作者用

了不少笔墨描绘米佳乘火车回乡时途中的风景:“列车奔驰在春天的白桦林里,已经是熟悉的,快要到终点站了……一切都湮没在这柔得不寻常的暝色里,湮没在大地与融入似有似无的低垂雨云造成的黑暗中的温馨之夜的极为深沉的静寂里。米佳重又惊喜地发现,乡村是多么安详、朴实、简陋啊!”^②在米佳刚下车的那一刹那,他的心情变舒畅了,感受到与都市气息不同的,这幽暗温暖草原世界的美好。

《米佳的爱情》中占主流的是清幽寂静的庄园美景,和米佳在庄园的日常生活。布宁的作品以纯粹的寂静为主,寂静与惆怅、沉静与疯狂相伴相生,这即是布宁笔下的米佳所特有的情绪。在这部小说中,作者在描写庄园初春景致时无意中反映出哀而不伤的情绪:“坡地上的村子还显得生荒潮湿,只有柳丛披上了新绿……米佳走到地里,田地仍是空空的,一切都是灰溜溜的,一切都处在青春期的无遮盖状态……”^③空荡荡的庄园田地就象征米佳现在的心境:他的世界变了样,卡佳与他而言已经是局外之物,现在卡佳不在身边,米佳眼前只能浮现出卡佳的形象。这个形象,是他心中理想化的、完美无瑕的卡佳。

米佳等了两周,都不见卡佳回信,于是闭上眼睛,浑身发凉。他的背后是广袤无垠的寂静的夜色:“在如镜的水面上,天鹅扇着翅膀,河水轻轻荡漾:来呀,星星在闪光,树叶悠悠地摇晃,片片白云在天上”。^④

米佳在回忆自己爱情往事时是忧伤的、绝望的,这种绝望从何而来?或许是由于他从小成长于偏僻荒凉的乡村庄园:“那空寂无人的庄园,那庄园的大宅坐落在昔日的公园中,周围都是桦树林。米佳走在庄园的林荫道上,这条林荫道由两行高大的黑云杉构成,阴森得壮观,而且宽阔。整个园林是那样的静,似乎被魔法禁锢,只有夜莺在啼啭,云杉和一直长到大宅四周墙上的山梅花树丛散发着沁人心脾的香气”。^⑤他在回忆爱情时从自然景物中汲取了强大的能量,享受到了只属于他自己的、

基金项目: 20世纪俄罗斯文学中莫斯科现代神话意蕴研究(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资助编号:HIT.HSS.202130)

作者简介: 尹冰璇,女,1998-,哈尔滨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俄罗斯文学与文化。

前所未有的“幸福感”，这种“幸福感”使他的眼前再次浮现出清晰的卡佳的轮廓，但这次的卡佳是站在朽坏了的阳台上，面如死灰。

布宁笔下的庄园是破旧的、荒废的，是带有池塘和小溪的花园，是长满椴树和白桦树的林荫道，也可能是随处可见的任何一处风景，空旷又寂寥。

二、变质的爱情

对布宁来说，爱情是生活的要义，是生命的最高价值，但同时也是无法实现的愿望和生活普遍悲剧的表现。《米佳的爱情》和布宁的其他许多作品一样，主题是献给爱情的。小说的最后写道“米佳闭上眼睛，浑身发凉，把一颗满怀爱的力量、渴望胜利和幸福结局的心发出的呼唤，一连念了几遍。随后他久久地凝视前方，倾听笼罩着大宅的乡村的深沉静默，伤心地摇头”。除了小说最后，在正文中还有很多从庄园环境入手，用爱的笔触描绘米佳试图和过往爱情告别的思想片段。

中篇小说《米佳的爱情》的抒情基调和行文结构很接近短篇小说《娜塔莉》，二者都描写在死亡面前终结的爱情，爱情和自然景色浑然天成。但是作者在刻画米佳决定离开卡佳，回到乡村后心态的纠结与行为举止的疯狂是没有可以与之相媲美的。而米佳的结局似乎也是注定的：由大城市和小田园之间存在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所致。《米佳的爱情》中体现了主人公米佳行为的无意识因素，看到庄园景色变幻时就会不由得进行联想：“米佳看得见夏季将至周围发生的变化，他感受得到，然而他们已失去自己独有的价值。米佳欣赏它们的时候心里只有苦，它们越美米佳心里越苦。”^⑥究竟心里为什么苦？毫无疑问，他又想起了卡佳。此时卡佳在米佳心中不仅仅是其心心念念的女人，还成为了一个具有魔力的符号，无处不在，时时显灵，已经到了荒谬的地步。而此时留在城市中的卡佳，心早已不属于米佳了，她正在向另一个男人投怀送抱，所有的爱情与温柔也给了另一个人。想到这些，米佳就觉得自己越来越像一个“多余人”，越来越陷入痛苦。而环境越美好，他就越感到痛苦。最终他做出了疯狂的决定：“开枪自杀，打碎自己的头颅，立刻终止一颗年轻强壮的心脏的跳动，终止思维和感觉……”^⑦

此外，除了卡佳爱情观发生转变，回到庄园后的米佳的爱情也已经变味，尽管米佳的脑中还残留着卡佳的影子，对可能收到卡佳的来信还是心存一点点念想的，因为在米佳的眼中，卡佳就是世界上最圣洁、最崇高的圣女，他对卡佳的爱慕之情也是最纯粹的、不含杂质的情感。但是他最终并没有经受住管家阿莲卡的诱惑，而这时他的好友普罗塔索夫也在添油加醋：“她首先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女人。而你，是一个男人，你竭力想要从她

那里满足你延续后代的生理本能需求，当然，这个完全是很正常的，甚至从某个方面来看，也是一件圣洁的事。正如尼采所说的，‘你的身体是你的最高理智。’”^⑧

就这样，米佳屈从了阿莲卡的肉体。即使米佳满足了肉欲，他的灵魂也是不为所动的，依然对卡佳有炽热的爱恋。这份爱恋融于随处可见的自然风景中：“卡佳的身影不但没有消退，反而融入了春天里的一切美景之中，随着花儿一同绽放，偕着花园一道繁华，伴着天空一起变蓝……地界上的白花一时使他联想起卡佳的白手套，蓝色的熊耳朵使他联想到卡佳面纱的颜色。”^⑨但其实，这时的米佳的爱情观已经从崇高圣洁的信仰异化为肉欲的激情。

在文本中，我们能感受到米佳被一种莫名的猜忌和嫉妒所折磨，卡佳与校长拍拖的模样在他脑中挥之不去，这致使米佳选择逃回乡下庄园，暂时逃离卡佳。而米佳在与阿莲卡发生肉体关系后，内心的不安与拧巴并没有消解，反而更加深化，此时米佳心理的紧张和不安在自然环境的烘托下更加真实：“庄园的四周那么静，静得只能听见心跳，只有一些小蛾子在灰色的苹果树枝杈间飞来飞去，周遭仿佛更寂静了。突然间身后传来了断裂声，像雷鸣一样惊着他。”千变万化的庄园世界浓缩了米佳爱情观的变化，最终他宁可选择死亡都不愿放手这段异化的极端爱情。

三、对已逝美好的呼唤

布宁笔下传统的庄园世界不禁让人联想到屠格涅夫笔下的《贵族之家》，高尔基称布宁为“俄罗斯最后一位贵族作家”，庄园是布宁所体验的贵族生活的一部分，庄园装载了布宁童年无限的快乐，象征着天真无邪的过去。在布宁眼中，乡村和庄园就是俄罗斯民族的生活内核。

通过阅读《米佳的爱情》，读者可以了解到米佳的爱情经历以及与米佳爱情观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庄园特征。米佳一直在追寻爱情中“永恒的庄园”，从米佳的身上我们也可以感悟作家本人的理想。

在米佳对戏剧学校校长投怀送抱后，米佳开始寻找属于自己的理想庄园：“房屋，街道，徒步或乘车在街上来往的人，一直像春天那样阴沉着脸的天气，尘土和雨水的气味，在深巷围墙内开了花的杨树散发出教堂气味，一切都在说离别苦……”^⑩米佳在四月底做好了回乡下庄园的准备，他对去乡下避暑满怀甜蜜期待，他要寻找的正是静谧的庄园。对米佳来说，庄园是纯粹美好的传统道德的象征，在那里什么障碍都不会有，一切愿望都将实现。庄园就是米佳的精神寄托。但是米佳所看到的一切，都和自己所幻想的庄园有极大反差：“庄园不大，宅子很旧，结构很简单”^⑪“梨树和苹果树一面开花一面落花，树下刨松了的土上铺满了萎缩的花瓣，与牲畜院里被晒的畜粪气味混在一起”。^⑫就连鸟儿似乎也和他

作对：“忽然间，从远处不知什么地方传来一声咕咕地怪叫，接着是一阵鬼哭狼嚎，刺耳的尖叫声。”米佳呆立在那里，小心翼翼地地下台阶，进一步去聆听：“近处的树梢唰唰地响了一阵，不过是一只林鸮在交配罢了。”，但米佳因为这个鬼怪躲在黑暗之中而吓得头皮发麻、心惊胆战地嚎叫。

离开卡佳的米佳几乎夜夜不能入眠，惦记着卡佳的来信。可最终的结果是：“再过一星期没有信来，我就开枪自杀！”^⑧如今他所看到的庄园是一座寂寥无人的庄园，庄园的林荫道周围布满了阴森的黑云杉。米佳不知如何冲出这迷人痛苦的魔圈，渐渐地他放下了，也不再去邮局苦等来信。同时，在乡下有许多姑娘和米佳打趣，米佳从刚开始的脸通红、害羞，到后来在庄户人、老同学的怂恿下乱了阵脚与阿莲卡发生关系，他心理的变化和最终的选择也都不是作者想表达的理想化的内容：独立人格的丧失、厚颜无耻、自取灭亡等等。而读者在读到相关片段时也能够激发自己对美好爱情的向往。

米佳之死引人深思，他死亡的结局是客观的、也是必然的：一方面来源于卡佳——他最挚爱的女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对他忽冷忽热、若即若离；另一方面来自于米佳对爱情的态度——米佳从小就是在恬静美好的乡村环境下长大的，他的本质一定也是天真无邪的，阳光的；但是米佳心思敏感，感知能力强，对周围发生的人和事都会印象深刻并在心里琢磨良久，有时会不由自主地臆想可能发生的可怕后果，从而内心经常饱受摧残。这种精神的折磨已经严重影响米佳的睡眠，而压死米佳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卡佳最后一封来信：“恳请你不要折磨我和你，请你不要再给我写信了，这是徒劳无益的！”^⑨这次，米佳彻底清醒了，他清楚他和卡佳再也没有机会了，他最后回顾了一下昔日如天堂般的美好爱情，以及深深眷恋的庄园生活，“深深地、高兴地叹了一口气，张大嘴巴，怀着快感扣下了扳机。”^⑩米佳的死预示着俄罗斯传统道德的破灭，而米佳生活的庄园作为永恒的精神现象，是作者的时代记忆，是良知的呼唤。

中篇小说《米佳的爱情》是布宁创作中期的代表性作品。不同于作家早期创作中的庄园形象^⑪，《米佳的爱情》中的庄园形象是清晰而真实的。通过解读作品中不同时节庄园环境的变化和男主人公米佳在庄园的日常生活，可以得出：庄园被诗学化了，它承载着文化记忆，是俄罗斯民族的精神家园。“庄园记忆”已经深刻渗透到男主人公的精神世界中，同时，回归“庄园文化”也是布宁本人的追求与渴望：天堂般美好爱情的破灭预示着庄园文化的衰亡，从而折射出作者对人类真善美精神的培育。作者通过描绘米佳的庄园生活这一个例子影射了整个俄罗斯民族的灵魂，将个体意义与全人类的永恒价

值完美结合，具有普世的教育意义。

注释：

①刘淑梅：《贵族的文明，俄罗斯的象征——布宁创作中的庄园主题研究》[M].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4.

②（俄）伊万·布宁，陈馥译，《米佳的爱情》[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第31页。

③同上，第46页。

④同上，第53页。

⑤同上，第73页。

⑥同上，第69页。

⑦同上，第76页。

⑧叶红，《永不枯竭的心灵之源——论伊凡·蒲宁小说创作中的“永恒主题”及其风格特征》[D].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2004.

⑨（俄）伊万·布宁，陈馥译，《米佳的爱情》[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第80页。

⑩同上，第20页。

⑪同上，第33页。

⑫同上，第55页。

⑬同上，第74页。

⑭同上，第122页。

⑮同上，第127页。

⑯布宁的早期创作以短篇小说为主，作品中的“庄园形象”是模糊的，多数在梦境中。（刘淑梅：《布宁小说体裁的演变与俄罗斯庄园文学》[J].《俄罗斯文艺》，2019（04），p105.）

参考文献：

[1]（俄）伊万·布宁·陈馥译，《米佳的爱情》[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

[2]刘淑梅.《贵族的文明，俄罗斯的象征——布宁创作中的庄园主题研究》[M].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4.

[3]何雪梅.《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学史》[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

[4]丁琰.《帕斯、弗洛伊德视野下〈米佳的爱情〉中米佳的恋爱心理分析》[J].南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07）：46-48.

[5]邱静娟.《纳博科夫笔下的俄罗斯庄园》[J].北方工业大学学报，2017（01）：114-117.

[6]叶红，《永不枯竭的心灵之源——论伊凡·蒲宁小说创作中的“永恒主题”及其风格特征》[D].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论文，2004.

[7]张婉玲.《蒲宁〈米佳的爱情〉的心理艺术分析》[J].林区教学，2017（10）：39-40.